

刘志峰：“仁爱”让我找到平静和快乐

■ 本报记者 文梅

刘志峰，男，1976年出生，武汉大学法学学士、英国 AB-ERDEEN 大学经济学硕士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，现任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仁爱”）秘书长。从一个金融界专业人士转型成为一名专职的公益人，跨度可谓不小。这背后，刘志峰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？

2017年9月6日，《公益时报》记者和刘志峰约在了北京四环外的一家咖啡馆里。

刘志峰中等身材，敦敦实实，穿着印有“仁爱”标识的白色T恤，笑起来总有些掩饰不住的羞涩内敛。跟他交流还真得足够耐心——基本上你问一句，他说半句，还是那种零星不完整的短句。

问题不在于他不善言谈，而是他有意在“收”，谦逊自知——他觉得这就是“仁爱”的风格。问得多了，他会下意识摸一下后脑勺，一乐，说：“我们山东人，直，这话我得想想怎么说。”

刘志峰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：当年在金融行业工作，可以说是长年在高压力的压力下打拼。2009年，不堪重负的刘志峰终于感到身心俱疲。也正是在那时，他开始问自己——“拥有财富就等于成功”还要付出多少代价？这样的追求最终能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些什么？刘志峰坦承，那段时间自己的状态已经糟糕到“基本上每天一到下午的时候，人就变得昏昏沉沉，开始陷

入混沌不清醒。”

一个偶然的契机，刘志峰多年的一个朋友带他参加了“仁爱”的周年庆典活动。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，刘志峰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流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公益机构。从那以后，刘志峰就成了“仁爱”的一名志愿者。

在“仁爱”的团队里，大家有一个共识：“承担越多，成长越快”。最初，刘志峰主要做活动策划和一些辅助管理的工作，随着他在“仁爱”的承担越来越多，2016年10月，“仁爱”理事会把“秘书长”的担子交到了他手上。

起初他有些踌躇。毕竟基金会的盘子不小，代表着基金会同仁和众多志愿者的信任，自己究竟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接手做。而且一旦接手的话就是全职投入，其他的工作要全部放下……

“那时我只是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很快就决定了：干！”刘志峰告诉《公益时报》记者。

按下录音键正式采访之前，刘志峰再三表达了同一个意思：虽然他是“仁爱”秘书长，但“仁爱”的慈善事业是在学诚法师指导下，理事长的领导下，理事们和全体志愿者们共同努力推动发展的，他只是团队中的一个环节、一个窗口而已，要说“成绩”，也该属于大家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刘志峰说现在的自己很快乐，很轻松，生活简单平静，“仁爱”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。

“仁爱”让我觅得真正的快乐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从企业圈转型做公益，从心理层面来说整个过程有没有“坎”？迈过这个坎的难度大不大？

刘志峰：遇到“仁爱”之前我的生活理念很简单，就是挣钱，做事，那个时候会认为有钱就代表一个人的人生很成功。

我第一次参加“仁爱心栈”“奉粥”活动的时候，头几次其实是失败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突破自己，我放不下。记得那时候是去北京朝外大街那一带去“奉粥”，那边有很多CBD和高档写字楼，我有很多朋友都在那里上班，每次“奉粥”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，就怕碰见熟人和朋友。于是每次“奉粥”的时候，我都跑到后面去打粥，把自己藏起来，那时候内心里面还是非常纠结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现在回头想，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之所以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？

刘志峰：原因在于之前的生活留给我的烙印太根深蒂固了，负累太重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人士，每天穿梭在企业，天天出差、看项目、应酬。慢慢地自己才发现，原来的那种生活它是戴着一个面具的，

它不真实，人真的是越走越重。

慢慢地，我开始尝试放下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在“仁爱”这个团队里面，看着周边的同事都是怎么做的，包括法师对我的影响和教导，我才有了一些进步。走到现在，“仁爱”的慈善之路让我越走越轻，越走越快乐。

“仁爱”初衷在于慈善启蒙和心灵成长

《公益时报》：仁爱的公益项目涉及领域非常广泛，基金会对于公益有怎样的期待？

刘志峰：“仁爱”和一般基金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：一般的基金会首先要在保证公益资金运作顺畅的前提下开展工作。“仁爱”从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以公益资金运作为主导方向的，我们的方向是去搭建一个心灵慈善的“善行实践平台”。

“仁爱”打造的这个“善行实践平台”特点就是低门槛、易参与，能够使大量的社会公众很容易地参与到慈善活动中，从而推动慈善文化的传播和公益社会的创建。如果单纯的一味强调捐钱，那对一个人善心的启发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亲身参与，他对慈善的理解也不够；只有亲身参与了，他对慈善的理解才会加深，才会真正体验到慈善



刘志峰(右二)和志愿者在一起

公益的快乐。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愿意并且乐于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，慈善文化的传播效果也绝对不一样。

基金会做这么多年下来，信任你的人越多，善款也就越来越多。现在我们对捐款人的信息做汇总和维护都很困难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很多捐款是匿名的，没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捐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“仁爱”的公益项目设计各有特点，受益群体也是大相径庭。从项目设计的初衷而言，你们都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？操作性强不强？

刘志峰：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“仁爱”公益项目创立的核心所在。我们设计的每一个项目，都是希望所有的参与者能够得到内心的启发与触动、得到心灵的智慧和成长，只有他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和成长了，他才有持续的热情和信心将慈善公益活动坚持下去。

2006年基金会刚创立的时候，到底该做哪些公益项目，大家的说法不一。当时学诚法师就提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比如“心栈”的“奉粥”活动就是他提倡发起的，主题是为陌生人奉上一碗“爱心粥”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讨论都觉得这个想法不可行，还有人说“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谁还缺你那一碗粥啊？”尽管如此，学诚法师还是建议我们不妨去试一试，结果这一试就是10余年，现在“心栈奉粥”这个活动的影响力已经覆盖到了全国，这也是当初我们所未曾预料到的。

“奉粥”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我们要求是统一着装，在每个细节方面都有一致的语言、动作以及注意事项。我们要求奉粥者30度鞠躬，双手奉上，并且要给路人送上一句祝福的话：“祝您一天好心情！请喝一碗爱心粥。”

看似这样几个简单的动作，对一般人来说却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。因为在“奉粥”的过程中，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反应、不同的境界。有的人会欣然接受、

有的人会断然拒绝，有的人还会冷漠地斥责甚至语言攻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该怎样去面对？这个过程对一个人内心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志愿者当中的很多人，第一次“奉粥”结束以后，都在那儿哭得“呜呜”的，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封闭多年的内心在那一瞬间被打开了。

志愿者让“仁爱”之花遍布天下

《公益时报》：“仁爱”成立11年来，发展速度和规模有目共睹。较之其他慈善公益机构，你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刘志峰：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志愿者队伍。现在每年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志愿者参与人次达到几十万，公益项目已经有14个，每个项目本身也有很多的发展延伸，像我们的“心栈”现在在全国有48个，启明书院已经有100多家，环保站也有40余家。

从志愿者管理体系来讲，目前我们采用的是“核心带骨干、骨干带普通”这样分层带动管理的模式，就是要一层层地传帮带。

后续我们认为需要加强的就是对志愿者进行系统持续的培训。“通识培训”是针对刚刚接触基金会或接触时间不长的普通志愿者的必修课；对骨干志愿者，我们有心灵成长分享会；对核心成员，有集中的核心理念培训班。

下一步我们可能要考虑成立“仁爱培训学院”，对志愿者的培训形成课程化，由专业的讲师团进行授课讲解，让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再上一个台阶。

最近我们的“仁爱志愿者APP”已经开发完成，这将更便于志愿者注册、登记、轨迹记录，有助于“仁爱”志愿者队伍的体系化、规范化管理。

仁爱“公益创新”首推“安宁疗护”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近几年“公益

创新”的概念在业界讨论得比较广泛。“仁爱”在公益创新方面有没有具体动作？

刘志峰：“仁爱”也在一直关注公益创新，但无论何种创新，我们都会围绕着“仁爱”的核心理念“心灵慈善、感恩慈善、人人慈善、时时慈善、补位慈善”等这几个方面来展开。

现在我们99公益日参与的，正在大力推广的“安宁疗护”就属于公益创新，这个项目的概念在国内是比较新的，我们介入也是比较早的。

仁爱“安宁疗护”项目设立于2015年，正式进入病房是在2016年底。中间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大量的培训和外围的工作。“安宁疗护”既要有志愿者的参与，又要有医护人员的参与，还要有灵性关怀师的参与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。目前，“仁爱”的志愿者已经进入到北京协和医院、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，对病人进行陪护。

“安宁疗护”的核心不在于你有多少技巧，而在于你有没有真正的爱心。在首钢医院，我们的一个志愿者陪护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，这位老人平时就非常内向沉默，和他自己的家人都很少交流，表达内心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写日记。但这位老人跟我们志愿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我们志愿者成为老人家“新交的老朋友”。

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，他给志愿者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和故事，很多事情是他的子女都从未听说过和知道的。我们的志愿者送给老人一个代表着美好祝福的金刚结，老人欢喜地收下了。弥留之际，老人看到前去探望的志愿者，虽然已经无法交流了，但看得出他特别感动和开心。一直到最后离世时，老人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我们志愿者送给他的那个金刚结。

这个项目将是我们“仁爱”未来公益运作的一个重点项目，我们还成立了“安宁疗护发展支持计划”，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。